

当我回忆起父亲的时候,他一生的经历平凡得实在让人找不到任何夸耀的地方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才越来越感觉到他那颗倔强的灵魂的鲜活与挺拔。

在泥土里抛撒了一辈子岁月的父亲,对土地永远是那样的痴情与热爱。但就在他将要奔向自己人生第六十岁的那年,他侍弄泥土与庄稼的权利却被我们无情地剥夺了。其实,父亲那时的身体还相当硬朗,但我们却都认为他也该享几天清闲了。父亲无奈地笑了笑,说:“那就这样吧……”

但放开了锄头与犁把,父亲的手就像一位钢琴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琴房一般落寞与无奈。那就那样出进进地在村里转悠了好多天,父亲竟又出乎意料地在我们家的小院里找到了他对土地的感情寄托。

院子不大,四分出头,房也不多,矮檐四间,父亲就从前院开垦出二十多平方米的一片菜地来。从此,从早到晚,从春到夏,父亲就在那里尽情地挥霍起自己的光阴来……

就像一块色彩斑斓的花格布铺设在院子里,从此我们的小院里便繁花似锦。一年四季,啥菜都有了。番茄大葱,黄瓜豇豆,芹菜茼蒿,茄子韭菜……靠着墙角,父亲还种了一行葫芦。父亲一向人说起他的菜地,总自豪得像夸耀他的孩子:“一年四季,啥菜都不缺……吃不完哟,

隔壁邻家谁想吃就自己摘去……”当然,每天天不亮,他就得下炕劳作了。父亲刚开始是用扁担挑水,后来是用手提水。先是用大桶提,后来又用小桶提。父亲提水的桶越来越小了,他提水时的喘息声却越来越粗越来越大了。父亲提水时走得越来越慢中途休息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。再后来,父亲提着很小的桶走不了几步就得长久地

随笔

土地的诱惑

秋风

蹲在地上喘气了;只有等憋足了劲,才能站起来挪动几步。

我回家,总爱睡懒觉,而我的梦境总是被父亲的喘息声打破的。一发觉这个秘密,父亲就用一张大炕席把我的窗户盖严了。父亲还怪我折腾的。小的时候,他总打我的屁股,怕我干活偷懒,但现在,他却总怕我累着,总希望黑夜能在我的屋里多延长一会儿,好让我睡足睡够睡觉……

到最后父亲就是连掂个空桶都费劲了。母亲说:“提不动就算了。”父亲却不生气说:“我就不信我连两行菜都浇不了。”母亲说:“你浇到晌午端去

吧。”父亲说:“看你把我说的……”是啊,父亲什么时候怯过啥怕过啥。就剩下牙长那么一点点路了,父亲就提起水桶又朝前走去了。但就在这时,一个比指头蛋还小的小石子把父亲绊倒了。父亲这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……

后来,妹妹曾不止一次在我跟前哭骂过那个害人的可恶的小石子:“要不

欲望在一天夭萎缩。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渐渐地竟连一双筷子也拿不动了……只听说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何曾想一下子竟变成了这样。

父亲爱看电视。父亲爱看电视里的新闻节目。父亲似乎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生命正和着时间的脚步向前迈进……

父亲绝望地在炕上躺着。爹的眼睛里仍然堆积着那么多对生命的渴望。电视机一直开着。快七点了,娘便把电视的声音调大了点。但父亲却似乎有点烦躁,不断嘟囔着什么。大家谁不心焦,不停地问着:“渴了?”“要翻身?”“想吃饭?”父亲只蠕动着他的嘴巴。大家的口气便更急了。突然,父亲伸手抓起放在他枕头边的拐杖,愤怒地向炕边砸过去。大家的心里就像油煎一般难受,却怎么也猜不出父亲到底想向这个世界最后发出点什么声音……

那似乎是父亲想和这个世界沟通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了。从那以后,父亲再也没有积攒够再尝试一次的气力。父亲带着他的满腹心事和对人世间无限留恋,弃我们而去了。父亲倒在了自己前进的路上。

八十五个春秋——父亲的生命便在那一刻定格了。

谁能避免得了和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那颗小石子相遇? 执著而坚强的父亲!

“我凭啥?” “凭我帮了你!” 靳征在桌子上重重拍了一下,面前的酒杯掉在地上,摔得粉碎。

靳征,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学会了两件事:找个爱人过平静的日子,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……

“我告诉你丁慧敏,咱俩之间没有爱情你知道吗?”

靳征,我一辈子对你好的,我一辈子都会报答你的。”丁慧敏说得真诚而笃定,我相信,她一定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“我不需要!”

忽然之间空气就像凝结了似的,一时间我们都僵在那儿,这情形让我想起小时候。每当我们之间发生争执,靳征也总是像这样简单而粗暴地对抗我们三个,而慧敏总会在他平静一点儿之后,软言细语讲出一番道理来叫他无可辩驳,最终靳征会妥协。

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,从小到大,他们都是最互补的一对儿。

“其实……”陈喆转过身子对着客厅的方向说道,“其实……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,相处的时间长了,总会有真情。”

靳征背对着我们,看不到他的表情,但我能感觉到陈喆的话让他心里动了一下。

小香子又醒了,哭起来,慧敏立即冲进了婴儿房去照料,我和陈喆也跟她身后去看个究竟。只见慧敏从保姆手中接过尿布熟练地替女儿换上,又拿过温好的奶瓶抱起孩子小心地喂她,保姆小声儿对我们说:“没有奶,只能给孩子喝奶粉。”

慧敏,他要是实在不乐意就算了,勉强没意思。有些错误,一犯一次已经够多了,再犯就是愚蠢。”陈喆冒出这么一句来,在我的印象里,他从未说过如此直白的、发人深省的话。

“我没事儿。”慧敏头也没抬,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女儿。

“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,我没事儿。”她转过身来看着我,说,“你们回去吧,有香子陪着我就行了。”

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说点儿暖人心的话,可是我必须沉默下去,这就好比你看人家打麻将,两家人的牌都被你看看得清

楚楚,你能说话吗?况且从接到章晓雯的电话的那一刻起,我的心里就一直记挂着那天她要约来雪雪吃饭的事儿。

慧敏抱着香子跟着我和陈喆来到客厅,靳征在抽烟,见香子出来他慌忙掐灭了烟头又去开窗户,“对不起对不起,我忘了孩子跟前不能抽烟。”

“没事儿,我们香子不怕。”慧敏微微一笑,“我刚跟他们俩说了,说你们也累一天了,差不多就得真得真得,我相信,她一定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

“我……”他有些为难的先朝我和陈喆看了一眼,又转过头去看着慧敏,“我再最后问你一次慧敏,离还是不离?”

“该说的我也说过了,陈喆说的对,勉强也没意思,按你说的办吧。”说完,她抱着香子朝房间走去。

就在我拉开家门准备迈出去的时候,靳征忽然提高了声音说道:“不离就搬到一块儿过!”

这一句,他看也不看我们,迅速地走到门口穿上鞋抓起外套出了门,临走,他使劲推开站在门边的陈喆,头也不回上了电梯。

家门还开着,我和陈喆像两个门神定在门口,屋里的慧敏也愣愣地站着,久久回不过神儿来。

“这回……他该不会再改主意了吧。”陈喆试探着问我。

我只好看向丁慧敏,“你觉着呢?”

“你们都别管了,只要他同意和我过下去,就算是一块儿石头也有被焐热的那天。”

从慧敏家出来,我在瞬间做出决定,给宋大夫发去了短信,如实交代了我对他的暗恋只是章晓雯的一句玩笑,他对我的表白也只是由那句玩笑衍生出的误会,并且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原谅。

二十四

自从上次下过雪之后,最近的天气一直很好,傍晚时分推开办公室的窗户,凉凉的空气迎面扑在脸上,舒服极了。

手解决问题。潘阳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走了过去,小声说:“姐姐,你占了我的位置。”声音大小,人家根本没有听见,潘阳又沮丧地走回潘长江面前来。

潘长江说:“你声音大一些,再去试试。”潘阳又走了过去,这一次,嗓门大了些,那个小选手赶紧友好地让出位置。

潘阳发挥自如,博得了许多评委的掌声。

更令汉汉诧异的事情发生了,比赛完后,潘长江居然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就往场外走。汉汉拉着他说:“怎么对爸爸这么好,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!”

潘阳笑着说:“老爸,你觉得我不是大了,是不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?”

潘长江认真地看了一眼女儿,正处在青春期的她长高了,长漂亮了,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任性的小女孩了。她到底想说什么呢?

原来,潘阳告诉父亲,她想报名参加学校的表演团,朝文方面发展。

其实近段时间来,潘长江也在思考,处心积虑地扼杀女儿的天分和梦想,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太过于专横独断,会不会阻碍了她的前程?

现在,既然女儿如此理智地提出了这个想法,就依照她的想法,给她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。

潘长江一旦同意女儿朝文艺方向发展,便开始频频地带她参加各种文艺赛事。圈中好友汉汉的儿子昊天阔别潘阳同年,两人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。与潘长江不同的是,汉汉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比较有意识地让孩子朝文艺方向发展,也时常带儿子参加各种才艺比赛。

有一次,汉汉林父子俩和潘长江父女俩在同一赛场相遇。

于是由自由发挥,一大群孩子在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艺,汉汉林和潘长江在台下并肩而坐。尽管这一场只是试演,但台下父母依然显得比台上的孩子还要紧张,有的高喊孩子的名字让他们注意这注意那,有的则瞪大着眼睛,紧张中的汉汉林却奇怪地发现,潘长江悠闲地半靠在座位上,还不时地玩玩手机游戏。

比赛快结束的时候,汉汉林发现潘阳表现得并不完美,另一个小参赛选手甚至挡住了她施展舞姿的位置。潘阳在台上喊潘长江,请求他的帮忙。潘长江也不急着起身,只是示意女儿自己去找那个参赛选手

“我的作文在年级组各个班都读了,老师说是这全年级有史以来得分最高的作文。”

看着女儿趾高气扬的样子,潘长江真想找出以前作文糟糕的成绩来奚落她几句。“看她那志得意满的快乐劲儿,想着我要是揭她‘老底’,她定会情绪沮丧地耷拉着脑袋,快乐也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”潘长江觉得这样肯定不妥。

于是,潘长江扬起作文,喊着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杨云,“快来看,女儿的作文写得真不错,怪不得在全年级组呢。”杨云看了看作文,看了看潘长江,明白了他的意思,也对作文进行了褒奖。潘阳情绪很高,当晚的作业写得很快,质量又高,还破天荒地自己主动又写了一篇作文。

不用说,潘阳一连几天情绪高涨,心情也阳光。每周的周记写起来更是充满信心,平时做不出来的“难题”,也迎刃而解了。同时,对数学、英语、唱歌等多门功课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达到了“一拖多”的惊人效果。

多多眼睛

面子问题

许锋

中国人讲面子。讲得要死。老子辈儿讲,儿子辈儿讲,孙子辈儿也讲。连我十来岁的女儿动辄都说,老爸真不给她面子。

美国人是不是也讲面子,我英语单词掌握得少,没和他们正面打过交道,不太清楚。但看翻译过来的电影,美国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,大多数时候不太给人面子。

面子是活的,能游移。人本来没面子,“混”得好了,就有了面子,还油光锃亮的。人家要面子,你若是不给,就伤面子,有时伤得深,人受到深深的伤害,会记恨你一辈子。也有的人本来没面子,后来也没“混”好,就一直没面子,偏偏在特殊的场合又喜欢个面子,比如在老乡面前,在亲戚面前,在哥们面前,在情人面前,既然要装面子,就要小心“穿帮”,你要帮他别让他穿帮,也不容易,起码得跟着撒些谎,挺累人的。还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老把个面子挂在脸上,从没想过要放下来,风光一时,但有时很麻烦,因为那样的面子不是挂着的,是已经与脸融为一体了,根本就分不开,若是他真有难心事你想帮他也没法子帮——面子是不能戳破的,一破人就窘迫得很。

面子既是物质的,又是精神的,实在是复杂得很。总体上说,有些底气的,有些本事的,有些能耐的,有些地位的,有些人缘的,有些钱的人,对面子在意得多一些,就有一些人老把面子一直结结实实地贴在脸上,风吹不动,雨打不动,像狗皮膏药似的黏着——一旦撕下来时,那阵痛谁会惨不忍睹。

好面子是国人优良的传统,我也不能例外。咱给你面子,咱老给你面子,你不给咱面子,你老不给咱面子,你以为你是谁?我就老想,场面上,大家都讲面子,那就讲呗,该尊敬决不省略,该少言决不多语,该坐左边决不坐右边,该坐台下决不坐台上,该不表态决不乱掷地有声——私下里,面子该除去就除去,除去了才是一家人,才轻

松。面子就有点像面膜。面膜这个东西时鲜的女人就知道,估计也都用过,什么化学原理我没研究过,估计是有除皱、清洁,给脸上

光,“打蜡”的作用。面膜是死东西,贴到脸上,脸“活”了,虽成了鬼样,但只要足不出户,吓不死人。到了时间把它撕下来,它成了垃圾,人就有了面子,鲜亮,活泛,青春,“煲”出一点信心。但夜里时,谁要挂着一张面膜上街,胆大的人也会被吓个半死,所以面膜这东西该贴就贴,该撕就撕,千万不要客气。

面子能装,面膜能贴,都含有水分。有水分的东西有时好,比如黄瓜和脸蛋儿;有时不好,比如柔情蜜语。

但这年代,人基本上都学实惠了,学会了得且过,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,学会了说假话也是一种风尚,所以带着假面具的人越来越多,“面子上能过去”居然成为价值尺度——偶尔遇到宁可拍桌子也不打马虎眼,宁可清唱也不混音儿假唱,宁可得罪人也不委曲求全,宁可丢了乌纱帽也不欺负老百姓的人,真是奇迹——这些人的面子上没贴面膜,没有水分,是干货。实在。

古斋

“父母官”的来历

夏吟

过去,人们大多称州县一级的地方官为“父母官”,不过,在那个“十官九贫”的社会,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并不多。只有那些公正廉明,贴近百姓的基层官员才配称为“父母官”。因为这一称谓,是从为百姓办事、受百姓拥戴的汉代的“召父(召信臣)”和东汉的“杜母(杜诗)”开始的。

《汉书·循吏传》记载,西汉末元帝时,南阳郡(今南阳市)太守召信臣,字翁卿,寿春(今安徽寿县)人,

“视民如子”,他遵循“为民兴利,务在富之”的“八字方针”治理南阳,成绩十分突出。他劝民农桑,去末

归本,为政勤勉。他还亲自指导农耕,经常出入田间地头,有时住宿于农家,贴近百姓。很快使百姓“民得利,蓄积有余”。他在南阳数年,其化大行,“郡中莫不耕稼力田,百姓归之,户口增倍,盗贼狱讼衰止。吏民亲爱信臣,号之曰召父。”

“召父”之后不足百年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(公元31年),南阳百姓又迎来了一位叫杜诗的太守。《后汉书·杜诗传》记载,杜诗,字

君公,河内汲(今河南卫辉市)人,东汉初曾任成皋(今郑州荥阳市)令和汝南(今河南汝南县)都尉,后升任南阳太守。他治南阳,一是提倡节俭,“省爱民役”;二是“造作水排,铸为农器”;三是“修治陂池,广开田”;四是“诛暴立威”,对贪赃枉法、横行乡里的豪绅长吏及土匪流贼实行严厉打击,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。其结果是“郡内比室殷足”,使南阳成了“小天府”。

由于南阳百姓深蒙“召父”、“杜母”之福,于是就把召信臣和杜诗二人称为“前有召父,后有杜母”,并立祠纪念。自此,“父母官”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,遍及华夏大地。这就是“父母官”称谓的来历。

中原民间流传有一道“史话谣”,前两句是:“前三皇后五帝年深岁远,有尧舜和禹汤四大名贤……”在多个五帝的传说中,尧帝和舜帝总排在前面。有一则尧帝访贤的民间故事流传得更广泛,也为人们熟知。

相传,尧帝年迈时,想把治国大事传给能干的贤人。他的几个儿子及朝中的文臣武将,算来数去没一个中意的,他决定到民间寻找能接替帝位的贤人。一天,尧帝巡行在一岗坡处,见

上,尧帝问:“你的两头牛,哪个走得快呀?”舜说:“我的黄牛快,黑牛疾,都叫使唤。”这个回管使尧帝有所失望:这个人不诚实,两头牛总不能一样快吧,便起身走了。

走了百步远,舜赶上来说:“老人家,实话实说,黄牛要比黑牛快一些,你刚才那样问,它俩都在跟前,牲畜通人性,说出了怕伤害黑牛。”尧帝点头称是,心想,年轻人办事如此细心,还这样讲究方式,看起来啥事也都能



田野里的树(水彩画) 高清泉

年龄称谓与尊老敬贤

程勉学

耋,百岁为寿登期颐,又称人瑞。就连为老人祝寿亦有不同的称谓:60岁叫耆寿,77岁为喜寿,88岁为米寿,99岁为白寿,108岁为茶寿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古时候,以年长为尊,年轻人尊长者称为“老前辈”,称自己为晚辈或后生,是一种文明礼貌的美德。纵使是帝王,若年幼即位,也自谦为“冲人”,意思是说自己还年轻,需要老人的扶持和帮助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刘庄做皇帝后,对他的老师桓荣就非常敬重。桓荣每次生病,他都要亲自登门看望,并且一进恒府大街便下车步行,以示尊敬。桓荣去世,他不仅亲自赴丧送葬,还将恒阳山南麓赐与桓荣作墓地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冬,即在太学举行了养老大典。他把李躬委为三老,桓荣为五更。大典当天,皇帝亲自将三老和五更接到太学讲堂,并跪起袖管亲自为他们烹煮肉食,拿簋来进食,拿爵来漱口,并说慢点吃,甯噎住。清朝乾隆年间,效法古人,由朝廷颁发诏令举办了两次“三班九老宴”,不分尊卑,畅论国是,同欢共饮,被后人传为美谈。

一个名叫舜的年轻人,正撵着一黄一黑两头牛在犁地,牛屁股上各绑一个簸箕。不是顺着地长犁而是横着犁,他感到奇怪,就问:“年轻人,人家犁地都是顺着犁,你咋横着犁呢?”舜说:“母亲交代叫横着犁,要不然就违背了母亲的言。”原来舜有个继母,整天想着法地加害他,就只好遵从母亲。尧帝知道了舜的苦处,心想,此人宽宏大度,难得呀!又问:“你把簸箕绑在牛屁股上这是为何?”舜答:“鞭打在牛身上会疼的,牛走慢了打一打簸箕,牛就会走走几步赶上。”尧帝听罢暗自称赞,此人对牲畜尚能如此疼爱,对人们的厚爱更可推而知了。

尧帝没有看错人,就屈膝坐下与舜仔细交谈。又谈到牛身

郑邑旧事

尧帝访贤与尧舜祠

连德林

办好。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一则传说故事,历代在民间和官方都极力推崇。现中牟县万滩乡的台山村,相传这里曾是尧帝巡行访贤的地方,后人在这建了尧舜祠以作纪念。古籍《魏书》中有“中牟有尧祠庙”的记载,即指此地。这里距县城西北16公里,原是一个大的台地,上面建有供奉着尧帝的祠庙,后来又增加了舜帝的灵位,合称尧舜祠。建庙碑记称此为“舜子台”,县地志也如是记载。明代这里形成村落后称为台上村,后因姓氏迁此,村名演化为台岗家,现叫台岗村。这里现存民国初年重修北朝南的大殿三间,内有尧帝和舜帝的大型塑像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尧帝大喜,随即舜带进王宫,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,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

虎狼盈 编著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,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教育子女的经验,为家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